



《红楼梦》之林妹妹

◎ 杨娟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妹妹。如果要我推荐一本书的话，我一定会推荐《红楼梦》。

《红楼梦》里面的人物想必是家喻户晓的，要说其中描写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那还非读不可说也。所幸自己在学习生涯中慢读了此书。我选的本子是岳麓书社 2001 年本，微微泛黄的纸张，疏落有致的宋体小字，功课之余，闲读一两页，书中人事，已尽收心底。

假如只听旁人论书，我们的印象便只会停留在那里，对人物并没有新的认识。拿《红楼梦》里的人来说，起初，我也以为林妹妹就是一个柔弱孤高的弱女子，宝钗则圆滑世俗，王熙凤则精明能干乃至狠毒……当自己慢慢读完后才发现，这些人物的性格、形象和自己脑海

中的想象存在着天壤之别。

黛玉其人如何？曹公笔下是这样的：“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也是宝玉初次见到的林妹妹，从外表来说，无疑是一位貌美娇弱的姑娘。我们了解黛玉最主要的还是从她和宝玉之间的情感纠葛这一面入手的，当然这也是全文的主要线索，然而书中所写的黛玉远不止这一个方面。

无疑，我心中的黛玉是才学丰富的，我不愿意用知书达礼来概括黛玉，因为黛玉身上的礼并不是我们口中所说的那个遵守三纲五常的儒家之礼。黛玉初进贾府，贾母问黛玉念过何书，黛玉说只刚读了四书。此处不难发现，黛玉初进贾府，应是在6~8岁这个年龄段，如此幼孩，就已读了四书，何况四书在那个时候是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一个小女孩已能读完四书，可见其坚实的家学基础。然得知贾母说她三个孙女不过是认得两个字后，我想黛玉心中应是微微一惊，自己虽

说来者是客，毕竟寄人篱下，万不可显得自己过于招摇了。1987年电视剧版《红楼梦》中这一细节可谓是表现得很到位了。黛玉听完贾母的话，把头略略地低了下去，大概就是我所理解的似有唐突的意味吧。到后来与宝玉相见时，宝玉亦问妹妹可曾读书，这时候黛玉的回答和先时不一样了。她说：“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曹公笔下的黛玉对读书这两种回答，一则令人见其学识，二则体现出黛玉性格中细心谨慎的一面，也恰和黛玉初进贾府“见其吃穿用度不凡，今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唯恐被人耻笑了去”的情景是相符的。

我们常常说黛玉是孤洁高傲的，但大多有一点讽刺的意味。其实林妹妹的孤洁高傲并不是她在小说中不受人欢迎的原因，相反，林妹妹的孤洁高傲当是被读者铭记于心的重要特征。林妹妹的孤和傲并不是说她不合群，这是她自身精神性格的一种象征，如同宝玉口中说的“女儿是水做的骨肉”那般晶莹剔透。我们记得林妹妹葬花时的场景，《葬花吟》中林妹妹说“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因为林

妹妹认为花儿是高洁的，不该“零落成泥碾作尘”，所以她葬花，是用绢袋将落花包好了，再一并埋入土中。“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一节可谓写出了林妹妹骨子里的清高品质。

当然，林妹妹也是有很多小脾气的，她会动不动和宝玉闹别扭，会猜忌，小心眼，我们不能把这当作林妹妹的性格缺点。我们常说，环境造就一个人的性格，林妹妹未进京前，在江南林家，也可说是官宦人家的女孩子了，良好的教养，又有学识，性格自然是不差的，然小小年纪遭遇母逝，辞父进京，林妹妹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大观园可谓什么都不缺了，但大家族也有大家族的矛盾，丫头婆子们一多，是非自然也就多了，况园中姊妹众多，小时一块儿玩耍，大了又有诸多嫌隙，自有诸多不便。在这样的环境中，林妹妹的性格自然也是有变化的，寄居他处，自然处处是要小心谨慎的。婆子们责骂丫头的话被她听了去，也像是在责备自己，羸弱的身躯，加之不足之症，常年病居潇湘馆中。宝钗探病时说，“妹妹当多熬些燕窝粥，最是滋阴补气的”，然林妹妹却说，“老太太、太太、凤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

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的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黛玉无时无刻不把自己的处境记着，很难想象，一个体弱多病之人，在他处竟过得如此心神劳累。小红眼中的黛玉是尖酸爱刻薄人的，袭人眼中的黛玉是个多心人，在她们眼里，林妹妹或许是没有宝姐姐那样受欢迎的，可是，谁又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多愁善感的林妹妹才更让人叹息呢？

若说林妹妹的性格让她与众不同，在大观园中也少有知心朋友，我倒觉得紫鹃和她已经超越了主仆关系，有一种姐妹情谊。紫鹃原是贾母的丫头，林妹妹来到贾府，贾母便拨了紫鹃过去伺候。紫鹃是最知人性的，黛玉犯旧疾时，紫鹃常常忧心忡忡，时刻为姑娘的病担忧着。不仅如此，紫鹃还关心宝玉和黛玉的感情，她是一心想要撮合宝玉和黛玉的，所以她会去试探宝玉，处处为林姑娘考虑。在林姑娘香消玉殒后，四姑娘一意修行，王夫人问谁愿意跟着姑娘修行时，只有

紫鹃站出来了，她说：“我服侍林姑娘一场，林姑娘待我，也是太太们知道的，实在恩重如山，无以可报。她死了，我恨不得跟了她去。但是她不是这里的人，我又受主子家恩典，难以从死。如今四姑娘既要修行，我就求太太们将我派了跟着姑娘，服侍姑娘一辈子，不知太太们准不准？”这可以说紫鹃也是难忘旧主，不然，怎肯跟随四姑娘常伴青灯古佛呢？黛玉有这么一位知己，也算是不幸人生之一大幸了。

再说林妹妹和贾宝玉之间的爱情经历，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足以概括所有的恋爱模式，他们之间初见似故人，“哎，这个妹妹我见过的”“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二人第一次见面，却像久别重逢，这大概就是最美的遇见形式了吧，“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用一个成语来说应该叫一见钟情吧。宝黛二人又可以说是青梅竹马，从小一块儿长大，一处玩耍，脾气秉性都是相知的。在宝玉心中，林妹妹是最懂他的人，她不会和宝姐姐一样，叫他拣正经的书来看，把工夫放在求学做官上。他们之间会闹别扭，林妹妹会愠气，宝玉会想方设法地去让林妹妹开心。现在的小情侣之间小吵小

闹也不过是仿着前人的路子罢了。偏偏最好的恋情没有结果，宝黛之间前半截是纯粹的男女自由恋爱模式，后半截涉及婚姻，恰巧也就扯上了两个家庭的事。林妹妹常暗自嗟叹为何父母在时，没有早定了这桩婚姻。在《红楼梦》里，宝黛二人没有结局的爱情终是令人伤感的，这也就是鲁迅说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当宝黛二人爱情结束的时候，整个红楼世界也就毁灭了。

当看完《红楼梦》后，我们所想会更多。除了人物，还有富贵人家深处的复杂事，就像一个小型的社会，所有的模式已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关系网中体现了。手捧《红楼》，当想着是在凭吊，双脚似乎就踩在大观园的地面上，你一眼望去，似乎见姑娘们在园中或饮酒作诗，或嬉戏玩耍；一眨眼，又似乎是林妹妹在哭泣，到处是断井颓垣……一眨眼之间，盛衰荣辱，皆已成过去。

孤单行者——《瓦尔登湖》读后感

◎ 谢 超

《瓦尔登湖》是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创作的散文集，是梭罗对自己独居在瓦尔登湖时期的日记式记录，他独居两年时间里的认知与思考、两轮春秋的交替都浓缩在了这十八篇散文中。19世纪上半叶，在享乐与拜金的美国，物质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贪婪和欲望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人们蜂拥着卷入财富与金钱的洪流，却越来越忽略对自我与自然的认知。梭罗独自从城市去往一汪碧水的瓦尔登湖，从物质喧嚣的孤岛逃到精神宁静的港湾，完成了一场追求人的自由精神、强调人与上帝间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的超验主义的精神探寻之旅。序言里说《瓦尔登湖》是本静静的书，极静极静的书，并不是热热闹闹的书。它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独的书。它只是一本一个人